织背心的广生

○刘俊英

广生是一名林业工人,来林区有些年头了。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林区,依然原始、落后,生活单调,工作性质多以修路、采伐、育林、养护为主。

经常的劳作除了让指关节有些变形,手指却很灵活。几年前,他跟林区里的师傅学会了织线背心的手艺,在干活的时候,他都会戴上手套,以免手上的皮肤变得过于粗糙,而影响他闲暇时做些细活。

山里的岁月漫长而单调,但广生在他“四根竹签”打下的江山里自得其乐。平针、反针、麻花针,鸡心领下那一串麻花手织针法是那个年月里智慧与时尚的体现,是单调生活的一点调味剂,是枯燥乏味日子中的一点寄托。

有熟识的工友看到广生织线衣,时不时在发了劳保的时候也都会丢给他两三双新的手套。广生是个学什么会什么,而且能做到极好的人,自打学会了这门手艺,他用手套线给许多工友都织过线背心,也给父母织,给孩子织。有次回老家,说要给老婆织一件,老婆却打趣道:“你省省吧,我不要!”

广生人缘极好,性格谦和,有同事就爱跟广生开玩笑:“我看你像个织女一样,每天晚上都在织背心,大伙儿以后叫你‘赵织织’得了。”大家说笑间一同上来抢广生手里的竹签和正织着的线背心。广生一边护住手里的竹签,一边说:“别闹了,别闹了,线要掉,线要掉。”

还别说,广生织的那个鸡心领线背心特别好,套在洗得掉了颜色的中领长袖的秋衣上面,能护住前心后背,阻挡山上早晚的凉意,不光采伐队的工友找他织,工程队的同乡也请他给织了件。

同乡穿上他织的线衣,嘴里一个劲儿说:“没看出来,你小伙还能做针线活,这线衣还织得美得很。”有工友却起哄说:“我们给广生织的线背心上个颜色?”手套线颜色太淡,不耐脏。

1983 年后,采伐队分来了五六个新工,其中有一个分到了广生他们班,小伙子一副缺乏朝气的样子,人又很懒散,不是在山坡上躺着,就是在他的板板床上躺着。这个叫董义军的小伙子不怎么理解常给别人织线背心的广生,他曾用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的语气说:“整天像个娘儿们一样,织来织去。”这人要是不对脾气,横竖没话说。

一次归楞作业面上,队长让他们几个照顾好新来的工人。董义军在抬了两块木料后,便找了一处向阳的坡地,安全帽盖在脸上,搭着个二郎腿斜躺在那里晒太阳。隔着不远的地方,广生和工友们喊着号子正干得热火朝天,不经意间,广生看到山顶一棵老碗口粗的圆木,在没有任何外力的作用下竟有了滚落之势,凭着多年的林区经验,他判断有危险。还没等他走到木料跟前,木料竟真的飞速向坡下冲了过去,就在他冲向木料那一刻,脚下却一滑。而董义军正躺在坡下不远处。“快闪开,快闪开!”有人喊话,闻声的董义军一个翻身,可映入他眼帘的是一根老碗口粗的木料和广生一起从眼前翻滚落入沟底的场景,他吓呆了,竟不知如何是好。

一同干活的工友纷纷冲向沟底,急切地呼喊:“广生,广生!”回过神来的董义军连爬带滚地也下到了沟底,大声呼喊着:“广生大哥,广生大哥!”广生终是没被救下。

月底的全场职工安全生产大会上,队长讲着讲着就声泪俱下:“多好的一个人啊!”林区里再也不见织着线背心的广生了,而多了一个脚踏实地、埋头干活的董义军。

人就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尘,只是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凡的人,和他不平凡的举动!

做自己生活的主角

○李兴中

在西安博物院西门外停车场的一个角落,有五六位老人白发苍苍,步履蹒跚,收拾好二胡、木头梆子等简单的行头,搀扶着回家。此时此刻,西安博物院的双飞阙下,仍萦绕着她们或婉转低沉或悲喜高亢的秦声秦韵,久久无法散去……

莫名地想起电视剧《主角》中的歌词“我站在舞台中央,影子被钉在墙上”,我这才猛然觉得她们才是真正的“主角”,她们既有角儿的范儿,又有角儿的精气神。没有聚光灯,没有掌声和喝彩声,没有功名利禄,没有过度的包装和精致的利己主义等等,但“铅华不可弃,悦人先悦己”,在人生的暮年,她们再度素颜朝天,清歌皓齿地“火”一把!

我是一大早送孩子参加游泳长训班时,循着这秦声秦韵被吸引来的一位观众。对我这个中年人而言,戏里戏外,几位长者倒给我上了一堂沉浸式的思政课。她们是否每天清晨都来唱,我不知道;她们是否一大早就开始了,我也不知道。这只是西安城里一支寻常的秦腔自乐班,心里都揣着默契,总要赶在西安博物院闭馆前停下唱腔。她们分分秒秒都不肯虚度,凭着一腔热忱守着心头热爱,惜时如金,执着眷恋着这方戏曲天地。“老杨,你把你的《祭灯》再来一段儿!”“还有 3 分钟,王师你抓紧时间唱一下《梁秋燕》,唱完咱们今天收工,我还有事儿呢!”“你们忙着,我买菜去呀,没有时间了!”

站着听了 20 分钟的戏,我近距离领略了秦腔、眉户和阿宫腔等戏曲样式,字正腔圆,一板一眼。当然偶尔也会忘词。主角从来不只在台上,高手依然在民间。台上的角儿“入戏”的不多,很多在“做戏”,你说你的,她们演她们的,美则美矣,了则未了。因为有观众、有票房、有要求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台下“入戏”的多,“做戏”的少。就如我今天早上,虽然没有掏钱买票,但看戏所得已是匪浅了。这几位老人本色当行,用人生的阅历去演绎角色,把赞扬真善美、鞭挞假恶丑都融入了生活。对细节的把握和拿捏,也不是程式化的,戏词就在她们嘴边,既有仪式感,又有节奏感。

爱一门艺术,首先要热爱生活,因为任何艺术都是对生活感受的表达。不见得非要把生活艺术化,成为艺术家、评论家,或者这个家、那个家。最走心最落地的还是要把艺术生活化,优雅地表达生活感受。我认为艺术终极的目的也是把艺术生活化,而不是束之高阁,如果这样,于人于己都没有多少意趣。

当然,“矮人看戏何曾见,都是随人说短长”。我从几位老者的街头自乐班想到这些,姑且也算是我之谓“艺术生活化”的一种追求吧。只觉得她们在人生的黄昏晚景,竟散发出如此光芒,包括我人到中年,还有更多的年轻朋友们,不管在什么岗位上,不管在何种境遇,都没有资格歇肩歇脚、患得患失,而是要在已知的领域用足力气,在未知的领域鼓足勇气,去团结奋斗、发光发热,去做自己生活的主角!

一棵不肯老去的树

○刘秋红

怀着敬佩的心情离开红军标语纪念馆往回返,车子刚下了缓坡,便听朋友说:“你们看,河对面皂角湾村委会广场东边的那棵树就是二郎坝的名树——千年银杏!”

摇下车窗玻璃望去,果然看见一棵银杏树,树冠硕大,叶片金黄,仿佛戴了一顶金色的皇冠。

车一拐进村委会院子,还没停稳,我便迫不及待地推门下车,快步走到树下,以虔诚的目光抬头仰望着这棵千年银杏树。

古树被木栅栏围着,树干格外粗壮,六七个人才能合抱,千年风霜雨雪的洗礼,已将那灰褐色的树皮侵蚀得粗糙无比,沟壑纵横交错,但它依然挺拔,巍然屹立,而且繁枝蓬勃生长,直指苍穹,层层叶片轻轻摇曳,流光溢彩。树干上搭满了老百姓祈福的红绸红缎,当地人叫“搭红”。有大树的村子,在外的游子回来,远远地看到大树,便犹如看到家里屋顶上母亲做饭时袅袅升起的炊烟,人便知道家到了,心也就踏实了。

仰望天空,庞大的树冠犹如一把巨伞,密密匝匝的叶子遮掩住了蔚蓝的天空,暖暖的阳光透过叶隙,碎成点点光斑,叶子在阳光中黄得更加灿烂耀眼,清晰的脉络如一条条小溪,在叶子上自由伸展。正如诗人聂鲁达所说:“当华美的叶片落尽,生命的脉络才清晰可见。”树下的林荫小道上、浓绿的草坪上、树根部的土壤上,都被落叶零乱地覆盖着,黄中透着点点绿,绿中染着灿灿的黄。此时,没有秋的萧瑟,大地反倒像是披上了一件五彩的霞衣,令人心旷神怡!我甚至不忍心去踩那拼尽全力点燃生命色彩的落叶,蹲下身,小心掬起一捧,把它们抛向空中,而它们,即刻化作一只只金色的蝴蝶,一起向我旋转着飞舞而来,我没有闭眼,生怕错过欣赏这灵动的画面。它们在我耳畔奏出“沙沙沙”的乐曲,那么轻,那么柔,恍若天籁!秋风微微拂来,满树的叶子随声附和,“沙沙沙,沙沙沙……”

“秋天到来,蝴蝶已经死了的时候,你的碧叶翻成金黄,而且又会飞出满园的蝴蝶……”树边竹子做的围墙上,郭沫若老先生赞美银杏的诗文被清晰地刻在了竹签上,那是多么贴切啊!

一棵生存了千余年的银杏树,遵循着二郎坝百姓安宁处世的本色,又描绘出绿色秦岭的多姿多彩,把绿色延续再延续,让生命辉煌再辉煌。这个世界上,总有那么多了不起的草木和生灵,它们不肯轻易妥协,不肯随波逐流,拼尽全力让生命焕发出不一样的光彩。它们卓越不凡、能量超群,总是能带给我们惊喜。这样的生命,最大限度发挥出了生命的价值。一棵不肯老去的树,兀自站在时光深处。我们只需静静仰望,便已胜过千言万语的赞美。

广告

欢迎订阅 2027年 文化藝術報

扫码订报

《文化艺术报》由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主管、陕西人民出版社主办,是西北地区极具权威性和影响力的省级文化艺术行业综合资讯报纸,创刊于1958年1月1日,主要面向从事文化艺术工作、热爱并关注文艺现象及发展的读者。报纸始终倾力传播陕西及西北地区的优秀文化,开设的主要栏目及周刊包括要闻、资讯、人物、文博、考古、新教育周刊、美术周刊、龙首文苑、悦读空间、非遗传承、书法艺术、影视热评等。

全年定价:418元





订阅10份全年《文化艺术报》
即可获赠价值999元
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26寸旅行箱

订阅20份全年《文化艺术报》
即可获赠价值1699元
地平线8号大旅行家系列30寸旅行箱

注:赠送行李箱活动,以同一订单回执上的份数或同一发票上的份数为准。

邮发代号:51-2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 61-0032
地址:西安市曲江新区登高路1388号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大厦A座7层
邮箱:whysbbjb@126.com
邮编:710061

征订热线
029-89820013